

悲劇英雄黃維

● 王成聖

土木系中將領之一

民國三十七、八年中國大陸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東北淪陷平津戰局逆轉時，徐蚌會戰也大規模地展開了。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秋天，國共雙方在隨海鐵路沿線和徐州、蚌埠一帶集結了數十萬大軍，準備決一死戰，戰爭氣氛愈來愈濃。八月間，蔣介石總統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採取重點防禦的作戰部署，其辦法之一就是將現有的部隊加以調整，組織若干大兵團，作為決戰之用。

蔣介石總統下令成立第十二兵團，由四個軍組成：即第十軍、軍長覃道善，第十四軍、軍長熊綬春，第十八軍、軍長胡璉，第八十五軍、軍長吳紹周。共計十二萬人。兵團司令官人選因國軍高級將領間派系關係一時還決定不下來。兵團主力部隊是第十八軍所轄十一師等三個師，按說這個兵團司令官應由十一師、十八軍軍長胡璉出任最為合適；但當時第十八軍仍在華中剿共總司令部內的建制內，華中剿共總司令白崇禧一向和陳誠不和，白崇禧又不喜歡胡璉，因此堅決反對胡

璉擔任第十二兵團司令官。蔣介石總統為此特派參謀次長林蔚到上海徵詢正在養病的陳誠的意見，陳誠推薦了黃維；但是國防部長何應欽一向不欣賞黃維，乃提出反對意見。何應欽、白崇禧雖反對，但參謀總長顧祝同支持黃維，蔣介石總統最後決定由黃維擔任第十二兵團司令官。

當年國軍內部派系複雜和人事傾軋相當劇烈，絲毫也不亞於政界人士的爭權。大陸變色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應以軍事上的將領不和為主要原因之一，由於將帥失和，派系爭權，指揮一再失誤最是致命傷。

在國軍的幾大派系中，陳誠是一派；白崇禧代表桂系是一派；而何應欽、顧祝同、湯恩伯、傅作義和西北軍等又各是一派。

陳誠出身於十一師和十八軍。「十一」二字合起來是「土」字，「十八」二字合起來是「木」字，因此，後來凡是從十一師、十八軍出身的將領，都是陳誠的嫡系，也被認為是「土木系」的人。這些人當中包括羅卓英、周至柔、方天、彭善、黃維、胡璉、楊伯濤和高魁元等將領。

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黃維一直在「

土木系」中擔任旅長、師長和軍長，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陳誠愛將。但在抗戰勝利後，黃維再未做過帶兵官，只做一些有關訓練、教育和參謀的主管職務。

無奈當上兵團司令

在軍系的對峙下，黃維百般無奈當上了兵團司令官。嚴格說來，黃維並不是一個出色的將領，戰功也不顯赫，而在軍中素有「嚴峻寡恩」的評語。同時，在作戰指揮上，也缺乏勇敢和果斷的決心。黃維的長處是古書和兵書讀得多，做事有條不紊，根據計劃按部就班，性情剛烈，為人正直，思想純正絕對服從領袖。黃維被任命為司令官，另一名「土木系」的健將胡璉出任副司令官。

其實，黃維無意作司令官，他那時候是陸軍第三訓練處處長、新制軍官學校校長，黃維曾向黃埔老校長蔣介石報告說：「離開部隊久了，怕帶兵有困難。」黃維被蔣介石校長訓斥一頓：「打仗是現在最重要的任務，不把共產黨消滅，什麼事情都辦不了。你不能從你個人來考慮。」於

是，黃維只好挑起重擔，與第二兵團的邱清泉、第七兵團的黃伯韜、第十三兵團的李彌和第十六兵團的孫元良等一起，在徐州剿總司令劉峙和副總司令兼前進指揮所主任杜聿明的指揮下，與共軍在徐蚌決一死戰。

戰火未燃軍心渙散

黃維久離戰場，信心也差了。他上任那天，對兵團司令部中、上級軍官訓話，只講了十分鐘話，而且一再強調他只是過渡性質，打算只幹半年，就交給胡副司令官。雖然如此，一般官兵對黃維此次出任司令官的反應十分不好。其原因之一在於胡璉未當上司官，他的舊部心懷不滿；而十一師和十八軍老兵，許多是黃維的舊部，對黃維的嚴峻寡恩作風，印象深刻；另外，黃維久未帶兵，缺乏與共軍作戰經驗，絕非共軍劉伯承、陳毅的對手；因此，十二兵團有可能會斷送在黃維之手，使上下官兵深感不安。有些偏激軍官甚至說出這樣的話：「這還有什麼好幹的，等着給劉伯承當俘虜好了！」戰火未燃，軍心却已渙散，焉有不敗之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戰爭打響後，共軍出動了中原野戰軍並由華東野戰軍配合，對黃維統率的第十二兵團進行猛烈攻擊，由於戰略上運用失當，又缺乏膽識，黃維非但未能援救在徐州以東新安鎮、碾莊地區作戰的黃伯韜將軍，而使他自己也陷於共軍劉伯承的重重包圍之中，十二萬大軍只好以突圍方式「自力救濟」，結果，在十二月十五日在安徽雙堆集全軍覆沒，黃維和數名高級將領被俘，副司令官胡璉

璉和師長尹俊等人逃掉。徐蚌會戰的悲壯慘烈的結局是：黃伯韜兵團覆滅於碾莊，杜聿明被俘，邱清泉兵團崩潰，李彌和孫元良兩位兵團司令官化裝逃走。

全軍覆沒是誰之過

自從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被俘後，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九日獲得釋放為止，黃維將軍坐了二十七年的監牢。這一段漫長的鐵窗歲月，雖使他受盡無比的痛苦和羞辱，但卻顯示了這位鐵血英雄剛毅不屈、不作二臣的高貴情操。黃維在戰場上雖然失利，却具有堪稱楷模的武德。

國軍戰敗了，當年在日本投降後的一大批接收大員，現在都變成了中共的囚犯，他們沒有敢於中日戰爭，却敗在共軍手中。這真是歷史對中國人的嘲弄。

在戰犯管理所中，許多國軍高級將領變了，為了求生存，為了能夠苟延殘喘的活下去，不少黃埔出身的嫡系將領開始向中共、管教人員投降，他們奴顏婢膝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靠攏，自稱他們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死有餘辜，他們痛哭流涕地敘述自己對「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們自己早已忘記了政府和人民對他們的重託，也不感到把大片國土和大批人民白白送給共軍的羞愧，只求能活下去就行。這批「識時務」的戰犯，正合乎中共分化瓦解的方針，讓他們提前釋放，作為中共統戰的樣板。從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開始，中共釋放了第一批戰犯，其中就有杜聿明。

而這時在戰犯改造所的黃維將軍，却和中共管教人員作艱苦鬥爭，他不僅用思想鬥，也用身體鬥。有些無恥戰犯為了向中共獻媚表示自己靠攏，看不慣黃維冥頑不化不賣中共的賬，不僅破口大罵還舉起拳頭打他。這些折磨絲毫也動搖不了黃維的堅強意志，他在獄中的筆記本上寫了一首民族英雄于謙的詩自勉：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間。

他還抄了一首石達開的詩，其中有兩句：「我志未酬人已老，東南到處有啼痕。」黃維用家裏寄來的錢在改造所小賣部買一部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他讀完後，感到是一部泯滅人性不真實的說教，因此不值保留，便在上廁所時當衛生紙用了，正像「四人幫」倒台後，大陸人將「毛澤東選集」和「毛語錄」當衛生紙用一樣。但這件事發生在改造所，是天大的事，因為那本書是中共奉為經典的著作，於是他遭到嚴厲的批判。

永遠不向敵人低頭

黃維初進改造所時，看到他的部下、袍澤和同事一個個變得厚顏無羞耻，每天用讒媚笑臉迎合中共管教人員，他心裏感到難過極了。他想想那些人在大敵當前不投降才怪呢！無怪我們敗得這樣慘啊！當一個一個坦白從寬的戰犯，陸續繼續離開改造所時，他的心情是沉重和落寞的，中共的政策是不殺高級戰犯的，以便利用他們作為統

戰工具。

當黃維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被俘時，共軍要他「低頭認罪」，黃維怒吼道：「我最大的錯誤是打了敗仗！」由於他的倔強，中共長期監禁他，使他的牢獄生活長達二十七年之久，要不是中共爲了統戰將全部戰犯放出來的話，他恐怕還在裏面呢。監禁時間儘管長，他始終未改變

態度，永遠不向敵人低頭。

他以古人爲訓，常常自責、自譴，即使在出獄後，他也未改其志。黃維從未像其他戰犯一樣，爲了向中共表功而破口大罵國府和蔣介石總統，或是向臺灣軍政界友人做統戰工作。最近在接受美國公共電視台攝製的中國近代史電視紀錄片訪問時，黃維仍不時流露出對老校長蔣介石的知

遇之恩。

黃維雖然是一位敗軍之將，但却是一位有高尚品德的軍人，他的傲骨在中國現代史中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可惜他在民國七十八年三月二十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享年八十五歲，結束了在那劃時代的變局中悲劇的一生，他是有骨氣的中國人的楷模，雖死猶生！

聖文庫 戴笠新傳

費雲文 著
全一册 定價新臺幣貳佰元

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全書各章多年前曾在中外雜誌刊載，經由費先生親自

校正增訂，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最新傳記，要目：①戴笠其人其事 ②戴笠與忠義救國軍 ③戴笠與

中美合作所 ④戴笠與抗日殺奸團 ⑤戴笠與雷鳴遠 ⑥戴笠與現代警察 ⑦戴笠與鄭介民 ⑧戴笠鋤奸記

⑨戴笠與毛人鳳 ⑩戴笠的幾個戰場 ⑪戴笠軼事 ⑫戴笠生平事蹟簡表。附戴笠珍貴圖照數十張，四

百餘頁，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二百元，聖文書局出版，中外雜誌讀者八折

優待，祇收一百六十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